近百年出土的簡帛文獻之音韻研究述評

胡海瓊

近一個世紀以來，簡牘帛書不斷出土，數量驚人，內容豐富。據張顯成的初步統計，“20世紀初以來出土的簡帛總共達20萬枚（件）左右，總字數達600~700萬”^①。這些豐富的新材料吸引着國內外的學者從各個方面對其展開研究，本文主要對利用出土簡帛文獻進行上古音研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概要的評述。

出土簡帛文獻既可以與傳世文獻相印證，也可以補傳世文獻的不足，而且一般有明確的時代和地域，還有豐富的通假字、異文，據張顯成對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兩種醫書《合陰陽》和《天下至道談》的特殊用字的窮盡性統計，“結果是：二書的通假字、俗字、古今字、異體字、訛誤字佔全書篇幅的10.93%，其中通假字佔8.14%。這樣高的頻率在傳世文獻中簡直是不可想象的”^②。此外，出土文獻長期掩埋在地下而未經流傳改易，真實地保留着當時的面貌，具有極強的文獻真實性，屬於太田辰夫所說的“同時資料”或“准同時資料”^③，這些都為古音韻研究創造了便利的條件。由於二十世紀出土的簡帛多是戰國到秦漢時期的，所以，學者們利用這些材料進行音韻研究時主要是針對上古音的問題進行探討，有對戰國秦漢的語音系統進行探討的，也有對上古某一聲紐或韻部進行考訂的，有從上古雅音角度進行研究的，也有從上古方音角度進行研究的。本文分兩大部分對這些成果進行概述，再對相關問題展開討論，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 對上古音系的研究

以前研究上古音系主要利用《詩經》的押韻材料、諧聲材料以及傳世古籍的通假、異文、韻文、注音材料等，把這些時間跨越幾百年甚至近千年、地域跨越南北大地的材料放到同一個平面上進行研究，把這些不同的材料當作同質材料處理，由此歸納出上古語音系統，一般稱“詩經”音系。但隨着音韻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這種不分時代、不分地域得出的“粗放式”上古音系表示不滿，於是，有學者嘗試利用單一材料來研究上古某一個時期的單一音系。利用出土簡牘帛書對秦漢雅音音系進行系統研究的主要有大陸的李玉和臺灣的李存智，對古方音音系進行研究的主要有劉寶俊和趙彤。

李玉（1994）《秦漢簡牘帛書音韻研究》，主要利用建國後出土的簡帛文書，兼采建國前的居延漢簡等，從中搜集了六千八百餘對有音韻研究價值的通假、異文材料，運用以幾率統計為主的統計法，結合歷史比較法、內部構擬和類型學擬測法，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秦漢時期的語音系統作了比較全面細緻的研究。他總結出 22 個單輔音聲母的大致格局，並為清鼻音、清邊音以及 CL 型、ST 型複輔音聲母的可能存在提供了豐富的例證。在韻母方面，提出 31 韻部說，還指出祭、月兩部祇是偶爾相通，歌部也不跟祭、月相通，這對認識歌、祭、月三部的關係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根據統計證明秦漢時期魚、侯兩部應該分立，與一般認為的“漢代魚、侯合併說”不同。在聲調方面，他主要依據幾率統計證明當時四聲分立。

李玉的研究除了用傳統的歸納聲類和韻部的方法外，還用了數學的方法，窮盡性地統計分析，在定量的基礎上作定性研究，

使得結論有理有據。他除了利用出土文獻材料外，還引入了方言和民族語言等活的語言材料作論據，材料豐富，結論可信。這部書是利用出土文獻研究秦漢音系的重要著作。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李存智 1995 年 6 月的博士論文《秦漢簡牘帛書之音韻學研究》對秦漢音系也有系統的研究。

漢語從有文獻可考的歷史以來就一直有關於方言的記載，如《孟子·萬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這些記載都說明當時存在不同的方言，而且，《爾雅》《說文》《方言》等明確記載了不同方言區之間的差異。傳世文獻經過歷代傳抄校勘不易也不宜進行上古方言的探索，隨着有明確時代和地域的出土文獻的面世，古方言的研究逐步開展，以齊魯方言為代表的北方方言和以楚方言為代表的南方方言研究成果較豐。

最早對上古齊語進行系統研究的是汪啟明（1998）《先秦兩漢齊語研究》一書，以傳世文獻與出土的齊地金文、齊地戰國秦漢簡帛材料（如銀雀山漢簡、臨沂漢簡等）相結合，探討了上古齊地方言問題。此書的第三、第四兩章“齊音鈎沉（上下）”報告了古齊語與當時《詩經》音在聲類和韻部上的十項差異，如：從唇音、齒音與來母的密切關係出發論證了古齊語中有複輔音的遺跡，齊語還有送氣鼻音聲母（即清鼻音），還存在舌根音與舌擦音的交替；之支脂微四部關係密切，真元文三部可能從戰國時代就開始相混，舌尖鼻音韻尾和舌根鼻音韻尾之間有交替現象，歌元對轉等特殊語音現象。此書搜集的材料豐富翔實，立論嚴謹，沒有因為某些聲類或韻部有相互通用的情況就簡單地將它們歸為一類。

由於出土簡帛中楚地文獻材料異常豐富，從戰國到秦漢時期的材料都不少，所以，有條件進行更細緻的研究，其中以劉寶俊對秦漢楚音系的研究、趙彤對戰國楚音系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

劉寶俊(1986)《秦漢帛書音系概述》以馬王堆漢墓帛書為研究對象，歸納出一千三百多對通假、異文，在此基礎上歸納出秦漢時期帛書音系，也是當時楚地方言音系：韻部分30部，聲母由26個單輔音和19個複輔音聲母兩類組成，複輔音聲母正處於一個逐漸消失衰亡的過程。

趙彤利用新材料把研究往前推進一步，研究了戰國時期的楚方音。他的博士論文《戰國楚方言音系研究》主要利用傳世文獻——《楚辭》、宋玉賦和《莊子》的用韻，還有出土戰國楚簡帛文獻——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的諧聲和假借，運用了繫聯法、音系參照法，加上數理統計法對聲類和韻部進行分類，運用“內部比較法”和內部擬測法對戰國楚方音的音值進行構擬。他歸納出的戰國楚方音音系：26個聲母，其中包括一套清鼻音、清流音；有*—j—、*—r—、*—i—、*—u—四個介音，還可以組成*—ju—、*—iu—、*—rju—等複合介音；30韻部，193個韻母；平、上、去、長入、短入五個聲調。他還找出了楚方音與《詩經》音相比在聲、韻、調三方面的不同特點及其特殊的演變方式，如他指出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Kl—演變為中古漢語的舌尖音和舌面音，“在戰國楚方言中*Kl—失去後置輔音—l—變為單輔音*K—”。韻部方面“部分脂部字轉入微部，部分真部字轉入文部”。聲調方面，“除月部以外各部的長入字在戰國楚方言中變為了去聲”等等。趙彤把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結合起來系統地研究一時一地之音，方法多樣，材料豐富，這種研究思路值得學習。

(二) 對上古聲類或韻部的研究

諧聲和《詩經》等韻文的押韻材料主要是用來研究上古韻部的，上古聲類的研究一直以來材料都不理想，出土文獻中豐富的通假和異文為上古聲類的研究補充了大量的新材料。學者們利用這些新材料對上古雅音的聲類或韻部進行考訂，主要有以下成

績：錢玄（1980）、周祖謨（1984）、羅福頤（1986）、趙誠（1986）、張儒（1988）、吳九龍（1989）、時建國（1993）、李玉（1991，1996）、陳偉武（1997）等先後對簡帛的通假字作過研究，田明（1984）、胡平生（1988）、王建慧（1988）、沈文倬、吳辛丑（2002）等對簡帛中的異文作過研究，都涉及上古音韻的研究和應用。

周祖謨（1984）《漢代竹書和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一文利用臨沂漢簡的《孫子兵法》、《尉繚子》和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周易》、《老子》甲乙本、《經法》、《戰國縱橫家書》等7種文獻，以有傳本可對校的通假字為主，考訂了上古韻部之間的關係，並詳細研究了上古聲母，如舌頭音端組、知組與舌上音章組（照系三等）三組塞音聲母為一組，尚未分化。齒頭音精組與莊組（照系二等）不分等。這些與原來從傳世文獻中得來的研究結論相符，用新的材料進一步證明錢大昕等人的結論的正確性。正如周先生所總結的：“有些足以印證清人和近人關於古音聲韻部類的成說，有些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啟發，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趙誠（1986）對臨沂漢簡的三百多組通假字進行了研究，發現這批竹簡的通假字陰聲韻與入聲韻關係密切；平入的區分即將完成，上聲的產生已到了相當階段但還沒有完全分出，去聲則好像根本沒有分出來；聲母除了證明前人“古無清唇音”、“古無舌上音”等公認的觀點外，還發現了一些可能是方音特徵的現象，如非母三等字與曉母三等字相同，和現代江西、湖南等地的某些讀法相近，這大概是當時齊語的特點。他認為古文字材料的通假研究應遵循的原則是“為了避免產生可能發生的意外，為了便於別人利用這一批材料，也為了在條件允許的時候作綜合研究，這一類文章最好以擺情況、擺材料、擺問題為主，比較論述為輔”。他的這一原則在對第一手材料的整理中有指導作用。

張儒（1988）用竹簡帛書的異文、通假字證明了前人的“古

無清唇舌上音說”、“日母歸泥說”等。時建國（1993）利用銀雀山漢簡、長沙楚帛書的通假字材料驗證了黃侃古音十九紐說的可靠性，指出古聲十九紐在秦漢之際的齊楚兩大方言區仍然存在。李玉（1991）通過秦漢簡帛中的通假異文證明秦漢之際楚方言中存在 ml 一複輔音聲母。李玉（1996）還對《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的通假字進行商兌，以其專著《秦漢簡牘帛書音韻研究》中歸納出來的戰國秦漢音系為依據，對不合“音轉”規則的通假字重新解釋。趙振興和陳燦兩位（2003）對《周易》通行本與帛書本的 412 對異文的聲母進行了窮盡性的考察和分析，他們的研究證明：通假字的音韻結構、音理關係，與前人的研究成果結論基本相合，能起到很好的旁證作用。

吳辛丑（2002）《簡帛典籍異文研究》第五章“異文與古音考訂、古籍校勘”也搜集了大量對考訂古音有價值的材料，如聲調方面，簡帛異文中去聲常常和平、上、入互為異文，而去聲和去聲互為異文的反倒少見，可證“古無去聲說”；楚簡的泥日母關係密切、真耕韻常互為異文，這些有趣的現象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關於上古有無複輔音的問題，學術界至今未能統一看法。周祖謨、劉寶俊和李玉等幾位學者用不完全相同的材料先後證明秦漢簡帛中存在 pl 一、ml 一、kl 一 等複輔音聲母，秦漢時期複輔音正處於逐漸消失衰亡的過程中。至於這類唇音、舌音與來母相通的情況是否一定要解釋為複輔音，還有討論的餘地。

裘錫圭（1992）在談古文字資料之於古音研究的重要性時，舉例說明馬王堆三號墓竹書講房中術的文獻中反映出了四聲分用和脂微分部的現象。何琳儀（1996）《幽脂通轉舉例》一文，使用大量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材料，驗證了古音幽脂通轉這一關係，並初步探討了幽脂通轉的變化規律和原因。

對古方音的韻部，田宜超（1986）《〈老子〉帛書乙本“怪”

字韻讀考》認為，《老子》帛書乙本“天罔袪袪，疏而不失”中袪（溪母質部）字相當於後世的裙（群母真部）字。先秦淮北方音中真、文、寒三部不收-n尾，而收-t尾，袪與裙構成對轉關係。陳文傑（1999）在討論睡虎地秦墓竹簡通假字時，觀察到了古楚方言的某些特點，如真文合並等。

還有學者對簡帛文獻中的韻文進行了探討。陳廣忠（1985）《帛書〈老子〉的用韻問題》和劉寶俊（1996）《馬王堆出土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用韻研究》兩文都分析了韻例，編列韻譜，歸納《老子》韻語特點。汪啟明（1992）《臨沂漢簡〈孫臏兵法〉韻例的研究》等，也對用韻問題進行了探討，這對韻部的歸納很有幫助。

綜上所述，學者們利用近百年來出土的簡帛文獻進行上古音研究，無論對語音系統還是聲類或韻部間的關係，對雅言還是方言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績，發掘了很多有價值的材料，或證明了成說，或補充了舊說，或提出了新的問題，把上古音的研究由原來不分時地的粗放式經營引向了精密化、專門化，我們相信出土文獻的音韻學研究必將推動上古音研究的深入。

二

做學術研究，這幾樣是不可少的：材料、方法、觀念、理論。下面我們嘗試從這四個方面對利用近百年出土的簡帛文獻材料進行上古音研究取得的成就及其不足展開討論。

（一）從材料看

材料是漢語史研究的生命線。出土簡帛文獻大都是“同時資料”或“准同時資料”，具有極強的文獻真實性，具有傳世文獻無可比擬的語言研究價值，是漢語史研究的寶貴資料。學者們充分利用出土新材料進行研究是值得提倡的，即使研究的結果祇是

證實了前人的觀點，用新的可靠的材料去充分證明一個可能是正確的古老命題，這本身也是有價值的。

在對原始材料的處理和利用過程中，我們認為電腦技術的應用還需要加強。傳統方法是研究者按照各自的需要做資料卡片，但是排比卡片的方法費時費力，如果資料量大的話難免會有疏漏，而且也不方便重複利用。如果我們能用電腦輔助研究，製作電子圖書、建立電子語料庫、開發專家知識資料庫，將給研究者提供極大的方便。尉遲治平曾倡導（2000）“通過編寫程式，讓電腦來整理、排比、分析、歸納語料，讓專家從煩瑣的手工勞動中解放出來，集中精力思考，進行科學研究”。就目前的情況利用電腦處理出土文獻材料的技術還不成熟，我們期待大家共同努力建立一個可以查詢搜索語言研究需要的各種資料的電子語料庫，能隨時獲取需要的材料，隨時查詢專家的意見，以便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漢簡檢索系統”、華東師範大學開發的《戰國楚文字數字化處理系統》（2003）等是很好的嘗試，可惜沒有語音信息資料。

（二）從方法看

從宏觀上看，文獻考據法、歷史比較法是我們研究上古音最常用的方法，有部分學者在用這兩種方法時忽略了一些細節問題。在用文獻考據法的時候，有部分人忽略了文獻的時代跨度問題，用中古甚至近代的文獻來說明出土的先秦簡帛文獻中的某些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不可靠的。語言在歷史的長河中會不斷演變，在語音上的發展演變尤其劇烈，後代同音的在上古不一定同音，所以，我們要儘量用先秦的材料來證明上古音的問題。在運用歷史比較法時，有些論證過程不夠規範。一般學者在用方言或民族語言證明古音的某些現象時，往往祇是列舉出這個詞（字）在不同方言或民族語言中的不同讀音，就得出結論。其實，僅僅舉出幾個例子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規範的歷史比較法的論證

程式，需要尋找出它們的音音對應關係，理清源流纔能下結論。

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我們經常使用離析參照系、數理統計等方法，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我們在研究上古音時，一般以《詩經》音或中古音為參照，這是必不可少的步驟，但經過排比、對照之後如何下結論，就體現了研究者運用離析參考系的方法是否徹底。比方說，A 韻字常常和 B 韻字相通假，研究者往往推論 A、B 兩韻合流。很少人注意進一步的分析：是部分字合流還是全韻合流？與 A 韻字相通的 B 韻字跟其他 A 韻字是否也相通？我們在前人的研究中很少看到從這個角度進行考察的。李玉（1994）將“邪母一分為三”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數學的方法與音韻學的結合會推動許多問題的解決，有不少學者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陸志韋把幾率統計法應用到上古音的研究中，李玉仿效陸先生的做法，把幾率統計法用到秦漢簡帛的音韻研究中來；趙彤參照朱曉農的做法，用數理統計法來求“部（韻）的離合指數”，為判斷韻部的分合提供參考。這類嘗試非常有價值，但是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考慮，如某兩個聲類（或韻部）常常相通，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數學模型得出了不大相同的結論，我們就需要思考：數學上的參照標準能否直接套用到語音學上來？統計得出的數字表示什麼樣的語言學意義？定量研究得出的結果在語音學中應用時該如何定性？這些都需要研究。總之，數學和音韻學的結合還大有可為。

對某些例外的通假、異文，學者們常常把它們歸到“方音差異”之中，是否妥當？可能其中的某些情況確實反映的是方音差異，但把暫時不清楚的問題全推到“方音差異”之中，把問題簡單化，這種處理方法和傾向不利於上古音研究的繼續深入。

此外，論證過程不夠嚴密也是我們常犯的毛病。例如，利用某單一材料歸納出的音系是否就是某時某地之音？這是需要證明的。趙誠說：“地下出土的任何一批材料總是相當有限的，比起

傳世文獻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就這些材料本身很難歸納出一個完整的音系。”而且，以前受材料限制，《詩經》音系沒有發現的語音現象，現在可能會在簡帛文獻中反映出來，我們發現的有可能是雅音中一個新的語音現象。所以，我們如果想判定某些音韻現象是某種古方音的反映，不能僅僅與已有的《詩經》音系作比較，最好還要參照同時代其他地域的出土文獻，這樣得出的結論纔更可靠。

（三）從觀念看

我們在研究上古音的時候，一般以《詩經》音或中古音作參照，先假定這個已知的音系適合拿來研究新的未知的材料，然後把它推廣運用到新材料中去，在實際工作中可能會有一些地方與先前的音系相矛盾，然後修訂先前的那個假設，再拿到新的材料中去檢驗，如此往復，最終得出新的結論。有學者認為，這種用先前假定的音系去套新的材料，又用新的材料來證明預先假設的那個音系，是無謂的循環論證，作用不大。其實不然，我們由已知到未知，都是先假設，再證明，循環往復，直到探明真理。麥耘（2005）對此有精闢的論證，此不贅述。

（四）從理論看

出土簡帛文獻中有大量的特殊用字，如通假字、俗字、古今字、異體字等，有很多學者對這些材料進行了研究，但有些重要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甚至沒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例如，出土文獻與相應的傳世文獻對照時一般有很多異文，如何處理它們反映的語音現象？現在通行的方法往往忽略了這兩種文獻之間的時代差異、地域差異，把它們放到同一個平面上討論。其實這樣得出的結論是不嚴密的。韻文、諧聲、通假、異文等是研究上古音的重要材料，我們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對這些不同性質的材料該怎麼處理？它們在研究聲、韻、調時的作用各有多大？在歸納音系時，特別是在用數學的方法處理材料時，同等地看待它們的

價值行不行？不同的材料反映的語音信息有衝突時，該如何處理？現在通行的做法是把各種性質的能為自己的觀點服務的材料全部找來，對那些與自己觀點抵觸的材料或避而不提或說“此屬例外”，讓後學很費解。利用諧聲、通假、異文研究古音時，一般都認為它們應該是古音相同或相近的，但距離多大算相近，哪些聲類（韻部）之間能通轉，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需要尋找一個客觀的可操作性強的標準。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探討，還需要加強。

〔注釋〕

①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

②同上。

③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參考文獻〕

陳廣忠 帛書《老子》的用韻問題，復旦大學學報，1985（1）。

陳文傑 睡虎地秦墓竹簡通假字略論，山東教育學院學報，1999（1）

陳偉武 銀雀山漢簡通假字辨議，古漢語研究，1997（3）。

何琳儀 幽脂通轉舉例，古漢語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96

胡平生 阜陽漢簡《詩經》異文初探，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李存智 秦漢簡牘帛書之音韻學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李 玉 秦漢簡牘帛書音韻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秦漢之際楚方言中的 ml- 複輔音聲母，語言研究，1991 年增刊。

《馬王堆漢墓帛書》通假字商兌，語言研究，1996 年增刊。

《銀雀山漢墓竹簡》通假字商兌，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

- 學術討論會及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
- 劉寶俊 秦漢帛書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1）。
《馬王堆出土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用韻研究，語言研究，1996 年增刊。
- 羅福頤 臨沂漢簡通假字表，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日母歸泥再證，山西大學學報，1989（2）。
- 麥耘 漢語史研究中的假設與證明，語言研究 2005（2）
- 錢玄 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借字，南京師範學院學報，1980（3）
- 裘錫圭 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時建國 從臨沂漢簡、長沙帛書通假字再證古聲十九紐，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93（6）。
- 沈文倬 禮漢簡異文釋。文史。第 33、34、35、36 輯。中華書局
- 田明 秦漢竹簡帛書的異文別字及其語音系統，古漢語研究論文集（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 田宜超 《老子》帛書乙本“禘”字韻讀考，中華文史論叢（語言文字研究專輯），增刊 1986 年 6 月。
- 王建慧 馬王堆帛書《周易》異文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8（12）
- 汪啟明 臨沂漢簡《孫臏兵法》韻例，曲靖師專學報，1992（4）。
先秦兩漢齊語研究，巴蜀書社，1998。
- 吳九龍 銀雀山漢簡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吳辛丑 簡帛典籍異文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年
- 尉遲治平 電腦輔助漢語史研究，古漢語研究，2000（3）
- 趙誠 臨沂漢簡的通假字，音韻學研究：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 趙彤 戰國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3
- 趙振興 陳燦 《周易》通行本與帛書本異文聲母研究，古漢語研究

• 402 •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九輯

2003 (3)

張儒 關於竹書、帛書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學學報 1988 (2)

周祖謨 漢代竹書與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音韻學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

(胡海瓊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郵編 510275)